

进入5月之后,新疆南疆沙漠气温高达40摄氏度以上,石油工人守护着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的油井

大漠深处有个“金胡杨班”

本报记者 孙喜保 本报通讯员 邵密迪 孔守曾

进入5月份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沙漠气温便开始高达40摄氏度以上,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西北油田更是热浪滚滚。在S46井现场,“金胡杨班”的员工吴建民和张亮,正在检查油井回压,查看光杆运行情况,他们的脸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金胡杨班”坐落在大漠深处,密集的金胡杨林掩映着它,因胡杨具有“千年不死、千年不倒”的美誉,故大家称它“金胡杨班”。这个班组现有14名员工,管理着包括金胡杨计转站在内的三个小站的31口油水井,员工的平均年龄超过了50岁。这里的每位员工身上,都散发着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他们常年坚守在大漠,精心呵护着每一口油井,具有“立得稳、扎得深”的胡杨精神,是西北油田的一张名片。

“朱胡杨”的不老情

朱师傅今年58岁了,是“金胡杨”班年龄最大的一名员工,他已经在这里干了40年,因平时喜欢收集散落在大漠里的胡杨“残骸”,有人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朱胡杨”。“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我是看着金胡杨从一个小组,发展成一个集采油、输气为一体的智能化班组,这里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真是舍不得离开。”朱师傅感慨地说。

站上工作一直实行两班倒,每班2人,倒班工人白天与晚上各工作12小时,每2小时

巡检一次,不管是炎炎烈日,还是遇到沙尘暴,巡检都是雷打不动。朱师傅负责白班工作,量油、巡检、排污,忙得不亦乐乎。有时,班长张亮看他太累了,就劝他休息一下,朱师傅摆摆手说:“想当年石油会战那么苦,我都挺过来了,这不算什么。”

去年大年初一凌晨3点,站上缓冲气管线突然发生刺漏,朱师傅一边紧急向区里汇报,一边佩戴起15公斤重的空气呼吸器冲向现场。他忙而不乱,先后完成流程切换、管线放空等一系列操作,为修补管线节约了时间,还配合施工单位给刺漏点打钉子。班长怕他年龄大,经不住这么折腾,连忙喊道:“老朱,你赶紧回去休息,我来干。”老朱却摆摆手说:“你别嫌我老,这点活没什么。”

一号站、二号站的天然气都是传输到金胡杨站的,气体中含有较高浓度的硫化氢,每次巡检,朱师傅都佩戴着沉重的空气呼吸器,对年轻人来说,这不算什么,但对年近六旬的朱师傅,具有挑战性,但他按规范操作,使用熟练,连年轻人也自叹不如。“在岗1分钟,就要干好60秒。”朱师傅常对年轻人这样说。

老吴和女儿的胡杨情节

今年57岁的吴建民,1985年6月参加工作就来到西北油田,先是在联合站干集输工,后来就转到金胡杨计转站,就在这里扎下了根,也算是班里的一名老兵。“常年在大漠工作,吴师傅埋头苦干,练就了一身硬功夫。”一位员工说。

油井在生产过程中,经常伴随着大量的天然气,有一天晚上,他在巡检时,发现一口井压

力过高,安全阀发出异常响声,他及时组织处理,杜绝了一起生产事故。平时的每个环节,吴师傅总是小心翼翼,数十年来,从没出现过一次差错。30年来,吴师傅与金胡杨计转站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的每个阀门、每一台泵,还有与同事共同战斗的日日夜夜,都令他难忘,这里有他割舍不下的情怀。

吴师傅的女儿吴秋红是一名90后,2013年大学毕业,学的是信息自动专业,本可以在大城市找一份职业,可她2015年却参加了援疆考试,成为了西北油田采油一厂的一名石油工人。

“小时候,记得父亲总是不在家,回家了却不认识他,有时还会埋怨几句,等长大后参加工作,我才读懂了父亲。”吴秋红感慨说,“特别是在沙漠2井、705企业文化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时,我看到当年‘卷席筒’、‘半壶水’等雕塑场景,不禁落泪,老一辈石油人那种战天斗地、以苦为乐的艰苦创业精神,令我震撼,从那时起,我决心追随父亲的脚步。”提起父亲,她满脸自豪,现在已是采油战线上的一名生产骨干。

如今,像吴秋红这样的“油二代”“油三代”已纷纷扎根在大漠,扎根在像金胡杨这样的地方,为保障国家能源奉献着青春。

年轻的胡杨在成长

张亮是一名80后,19岁技校毕业后就在采油一厂当了一名采油工,先后干过班长、生产调度和安全员,2019年初,因老班长退休,他担任第四任班长。“他能吃苦,干活稳当,工作经验丰富,是‘金胡杨班’班长的最佳人选。”采油管理一区党支部书记栾新星说。

初来金胡杨计转站,张亮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一方面因为这是一个老站,员工年龄偏大,一方面该站长期保持着艰苦奋斗、忘我拼搏的优良传统,如何将这些石化精神传承下去,对他来说是个考验。张亮将班上的制度进行梳理,并将“金胡杨”精神、值岗理念和工作目标贴在办公室,便于每天学习。

今年二三月份,为减少疫情对生产的影响,张亮所在的金胡杨计转站实行“分隔式”“一体化”管理,他带领何卫文等3名老工人,连续驻站40余天吃住在站上,他们以苦为乐,饿了就吃方便面,渴了喝矿泉水,白天巡井,夜晚量油,困难面前,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班里的原油产量没有落下1吨。在这个时期,张亮变得更加成熟稳重,“老石油”身上那种不怕困难、敢于拼搏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他。

当《工人日报》记者问到工作以来什么令张亮最遗憾时,他顿住了,深吸一口气,声音不禁有些颤抖。张亮清楚记得,一年前,最疼他的爷爷去世时,他还在井上巡检,等他知道后赶到家里,却没能见到老人最后一面,尽管他一直不想让眼泪流下来,却挡不住内心的悲伤。还有每次离家出门,儿子总是抱住他的腿不肯撒手,这么多年在外,一直是媳妇操持家里的一切,提起这些,张亮的心里满是愧疚……

这样的故事,听多了,总是让人难以释怀。

实际上,除了张亮之外,还有很多石油工人,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却不再身边。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常态。“我一定要把老石油人的精神传承下去,让金胡杨精神遍布大漠井站,更加闪亮。”他坚定地说。

独臂少年 篮球追梦



生于2006年的张家城是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高村镇中学的初一学生。他在2010年因意外失去了部分右臂,遭遇不幸的他经历悲痛之后并没有放弃自己。

2018年高村镇政府举办了免费暑假少儿篮球培训班,在这里,第一次接触篮球的张家城从此爱上了这项运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只有左臂运球的张家城球技日益娴熟。他打球的视频在网络平台上赢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掌声和鼓励。

图为6月4日,张家城在体育课上练习上篮(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民声

让闲置的人防工程“活起来”

舒军

据《北京日报》报道,该市民防办公室对外表示,位于前门的“北京地下城”即将进行整体改造,完工后,这里将作为人防博物馆对外开放。这座“地下城”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人防地道网络的一部分,由于年代久远,目前部分已经回填。而在此之前,北京已经有不少旧的人防工程变身成为公共空间,以海淀区为例,该区完成了500多处住区人防工程疏解整治任务,疏解人口约2.6万人,原有空间用于社区生活、体育健身、居民停车等。

事实上,类似的人防工程,在许多城市都有,是城市地下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修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制于当时的建设条件,部分工程已经难以用于当下的防空减灾,有的是按后来的人防标准配建,虽然仍属可用的人防工程,但不乏有个人防工程被业主方转租后,沦为小商品云集之所或是群租房,甚至工程结构遭到破坏,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平战转换”。

让闲置的人防工程“活起来”,特别是城市建成区域的地下人防工程,不仅有助于拓展地下发展空间,其用于公共需求之后,例如改为停车场、运动和文娱场所、社区办公场所、便民商业网点等,也能对当地社区居民生活有所改善。

不过,不容忽视的是,人防工程与普通地下空间仍有不同,前者要考虑战时和灾时的需求,对建筑改造和利用都有一定的限定要求,相关改造不能破坏人防工程的关键性结构,放置的设施不能影响战时空间转换功能。比如,人防工程的水电供应和排水排风排烟系统必须是独立的,防化要求使得其空间必须能够完全封闭,因此不能有任何拆墙打洞行为,也不可以住人。按照规定,不同的人防空间在战时和灾时的作用是不同的,要求的防化等级也不同,根据战争和灾难的紧迫性,“平战转换”的时间要求也是不同的。随着科技变化,人防工程所要应对的防空防化、防空减灾、应急救援任务也更加复杂,这就对人防工程“怎么活起来”,什么业态能够进来,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就是说,让闲置的人防工程“活起来”,并不是人防工程在平时用于何种用途都可以,相反,人防工程在平时对社会公众开放服务,不只是为了方便群众生活,更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平战结合”的作用,提升基层应急能力,更好地实现人防工程“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救援”的功能。

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从业人员超过50万人

本报讯(记者赵昂)根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日前在京发布《2020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产值达3450亿元,较2018年增长14.4%。目前,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企事业单位数量保持在14000家左右,从业人员数量超过50万人。

据悉,2019年,我国先后完成7次发射任务,将9颗北斗三号、1颗北斗二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北斗三号所有中国地球轨道卫星发射完毕,标志着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北斗三号卫星在广域增强服务、全球短报文服务、搜救救援服务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北斗特色,并在系统信号性能、系统传输和测距性能等方面实现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技术的局部领先。



电动车上路、飙车……面对不文明通行现象,记者日前从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获悉,国内首条通勤用自行车专用路——北京昌平回龙观至海陵上地软件园自行车专用路试点失信惩戒制度,促进市民文明出行。

新华社发 尹志辉 作

“老船长”守护昆明“母亲河”

6月4日,李春伟在盘龙江上打捞水草杂物。

今年56岁的李春伟是云南环宸公司盘龙江打捞队队长,早上8点他驾船从盘龙江通济桥出发,开始一天的江面保洁工作。从巡津街到霖雨桥,绵延10公里,江面上的垃圾和水草都是由李春伟所在的打捞队负责打捞。

每天在负责的区段江面上至少往返4次,一柄镰刀,一把长钩,一张网兜,一艘小船——这是李春伟的一天,也是这位“老船长”的23年。

近年来,随着河流治理的深入开展,一度被严重污染的江水变得越来越清澈,每天打捞的垃圾也在逐渐减少,这是最令李春伟和他的同事高兴的事。虽然还有4年就要退休了,可李春伟说,他会一直守护着昆明这条“母亲河”。

新华社发(陈欣波 摄)



长江沿线水系清淤工程稳步推进

风貌带,长江沿岸第一个水上植物园,长江第一个自然式鱼类洄游通道。

鄂州樊口,梁子湖入江之口,天赋自然美景之地。但因常年非法砂石码头、随意倾倒垃圾,这里水生态及周边环境不断恶化,严重影响到了长江生态安全。通过清淤,确保入江水质达标,成为了整治工程项目成败的关键,

必须进行开拓的探索。

中国一冶项目总工程师张平对记者说,针对泥沙分离的困难,他们按照分离斗上方、下方及侧面预留的管道孔口,分别将进泥管、出泥管、出石管插入管孔中固定;创新设置分离斗,出石管上端预先分别安装有滤板、活动挡板。

徐帆说,为了高标准达到水系清淤效果,设计全程参与工程建设,在现场综合考虑水流排泄条件、工程实施后稳定性、工程投资等因素,合理选定清淤疏挖线路。

徐帆还表示,根据相关规程规范及既有水利建筑物情况,合理确定疏挖断面,并对其安全稳定性进行复核。

西安高新区的农民胡兴民一年没下地,地里庄稼却长势喜人,这样的农户在西安还有6000多户

土地托管之后

本报记者 毛浓曦

夏初之际,关中平原一片农忙景象。前几天,一年没下过地的胡兴民特意去看了一眼,地里庄稼长势喜人。当时正值合作社无人机进行农药喷洒作业,老胡在感叹科技力量强大的同时,也暗喜于一月前所做的决定。

老胡是西安高新区胡家寨村民,去年3月,他将自家的5亩地交给长丰农机合作社托管,自此之后,老胡再也没有下过地,而是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自家生意。一年来,他在做生意赚钱的同时,庄稼也照收不误。而在整个西安市,像老胡一样当上“甩手掌柜”的农民共有6000多户,他们全部受益于一种被称为土地托管的农业经营模式。

长丰农业合作社开展农业托管服务已有

10年之久,不愿耕种或无力耕种的农民将土地托管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对托管土地统一进行耕作、用种、灌溉、施肥、收割,最后将收获的粮食交给农民,从中收取服务费维持经营。

要说农业托管,不得不谈其创始人薛拓。2005年,种了大半辈子的薛拓创办了陕西长丰种业,初衷只是给农民推荐良种,提供农药和化肥,但后来不断有人找他帮忙种地。于是薛拓的公司就为新接过来的土地提供播种、除草、喷药、收获等环节的农机作业服务。

土地托管在不改变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收益权和国家惠农政策享有权利的前提下,实现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较好解决了“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

2008年,陕西长丰现代农业托管公司正

式成立,薛拓的团队对长安区5个乡镇15个行政村3800户的1.61万亩土地实行集中托管。在此基础上,2010年,薛拓在灵沼街道成立了长丰农机专业合作社,在粮食生产的耕、种、管、收环节全面实施机械化。合作社聘请了6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建立专家指导组,对粮食生产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指导,同时聘请80多名种田能手建农机、农技、植保、水电4个专业服务队,负责托管土地的日常管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大幅提高。目前,长丰农机合作社托管土地达3万多亩,西安市6个乡镇100个行政村的6000多户农民因此当上了“甩手掌柜”。

如今,长丰农机合作社托管的土地已经彻底告别人工密集投入的精细耕作,取而代之的是全程机械化生产:无人机喷洒农药每小时作业300亩,意大利进口的拖拉机2分钟